

烟花的意义

1 游戏开始

入夜，言微站在礁石边。

有那么一瞬间，他想把自己沉进脚下黑沉沉的波涛之中。

郁水仓库，谷雨行动，言简。

言微是坞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招牌，说一不二，作风强硬，这辈子唯一一次下跪，是为了交换罪犯手里的小孩。

但如今，言微承认，自己恐惧了。

不是恐惧罪恶，而是恐惧真相。

一个刑警，恐惧真相，这大约是对犯罪分子最大的褒奖。

「言队长。」

言微扭头，来人推着电动轮椅，穿着一身白大褂，戴着无边框眼睛，看人的时候总带着几分笑意，举手投足散发着温文尔雅的书卷气。

这是他的复健医师，名叫温乔，一个月前接手他的复健计划，是个健谈又温和的年轻人，给他做针灸的时候，会体贴地聊自

己小时候的趣事转移他的注意力。

这时常令言微感到荒诞，为什么这样一个显然更适合儿科医院的年轻医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今天的复健不是已经完成了？」

温乔微笑，扶了扶眼镜：「当然，但简先生交代了，今天的游戏，由我主持。」

言微瞳孔一缩，心脏仿佛猛地沉了下去。

砰——

远处传来突兀的巨响，对于爆炸的应激反应令言微下意识急走了两步，刚刚恢复站立功能的腿部肌肉隐约战栗。

响声连绵不绝，温乔仿佛没有看见言微的狼狈，伸手把人扶到轮椅上：「言队长别紧张，只是烟花而已。」

绚烂的烟花照亮了半边夜空，衬得言微久不见日光的一张脸格外消瘦苍白。

轮椅侧边的显示屏上同样炸开满屏的烟花，一片斑斓之中，浮现出熟悉的字体：

游戏介绍：

郁水一中一名 17 岁高二男生赵哲南，于 7 月 25 日晚，当全校高一、高二生集中在操场上观看烟花时，自教学楼楼顶落下，

烟花掩盖了落下的巨响，次日一早才被人发现尸体，经过勘查，顶楼天台未发现可疑痕迹，天台监控坏掉数月未修理，无法获取当日监控信息。

从赵哲南的同学处调查可知，赵哲南为体育特长生，项目为跳高，一年前刚刚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但在最近一次赛事中，被查出使用违禁药物利他林，处罚其禁赛两年，数月来，赵哲南不参与训练、不上课，心情抑郁，状态极差，有轻生倾向。

综上，警方判定赵哲南死于自杀。

结案后，赵哲南的父亲赵顺持刀闯入学校医务处，意图刺杀医务处医师温乔，被温乔制服，赵顺称赵哲南并非自杀，而是为温乔所害，但因缺乏实际证据控诉未被受理。

游戏目标：

确认赵哲南死亡缘由，判定温乔是否应对赵哲南之死负责。

这是言微第一次直面案件的当事人。

或者说，杀人嫌疑犯。

并且，他和这位嫌疑犯已经相处了一月有余。

技术好而又富有耐心的年轻大夫，笑起来的时候甚至有几分入世未深的腼腆。

言微见过各种各样的凶手，虚伪的、疯狂的、麻木的，自认有几分看人的直觉。

但温乔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他看起来好像不属于言微所熟悉的那个充满犯罪和谎言的世界。

温乔伸手推了推眼镜，笑起来：「简先生说了，我的性命，从这一刻起，由您决定。」

言微脑子「嗡」的一声。

Jane，这个疯子。

2 证言

(1) 姓名：赵顺

年龄：45

身份：死者赵哲南之父

背景：早年跟随同乡人去往缅甸打工，五年前回国定居，用打工所得购买了数套商品房，依靠租金生活。

证言：

我的儿子是我的骄傲。

他从小就聪明，有体育天赋，我就送他去训练营，训练营几百个孩子，就那么几个教练，根本教不过来，然后一个教练就劝我，说小南有天赋，不如趁早想办法找个私教好好教，运动员都是吃青春饭的，不能耽误了孩子。

但私教贵，我和老婆收入低，一个老乡就介绍我去缅甸打工，说苦是苦点，但挣得多，我本来在犹豫的，但我看着儿子羡慕地看着别人的专业跳高鞋，就答应了。

这一去就是五年，我在那边省吃俭用，把钱寄回家，我以为我老婆会把钱都花在我儿子身上，把儿子培养成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但五年前我接到儿子的电话，说他想报名参加冬训，但妈妈说没钱。

我至今记得儿子那个小心翼翼的语气，太可怜了，我想不通，我寄回来的钱都哪里去了。

于是我就瞒着老婆回了国，回来一看，果不其然，被我捉奸在床。

好在我留了一手，挣的钱没有全部给老婆，离了婚之后，我带着儿子过，我也没别的本事，就买了几套房子收租，把所有的钱都用来培养儿子。

但儿子已经被我老婆给耽误了，小时候基础没打好，也没上成他心心念念的体校，但他喜欢跳高是刻在骨子里的，于是便走了体育特长生这条路，好在儿子聪明，文化课也跟得上。

温乔是学校医务处的医生，同时也租住在我的房子里，因为体育生经常受伤，所以跟我儿子很熟。我儿子上高中之后变得很叛逆，跟我也不亲，反而很信任他这个来历不明的人。

就是他在背后挑唆，才让我儿子这两年跟我关系愈加疏远，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误导我儿子吃了禁药被禁赛，这才导致我儿子走上了不归路——

不，不是，不是我儿子自己走上了不归路，我儿子是体育生，他不可能自杀，他肯定是被温乔害的！

(2) 姓名：李言

年龄：36

身份：死者赵哲南的教练

背景：曾是专业跳高运动员，但因涉及违禁药事故而被禁赛，退役后转职进入高中，成为一名普通教练。

证言：赵哲南啊，呵呵。

算是有点天赋吧，但心理很不成熟。

其实我早劝过他，他的心理素质不适合竞技体育，太敏感，又太要强，但偏偏他又不是那种天赋出众的学生。

说实话，我这小半辈子都泡在体育圈子里，这个圈子是最吃天赋的，天赋是什么，天赋就是你的身体。

不是说努力没用，而是说，天赋不够的人，就算是努力，你的身体也承受不来。

这行就是这样，要么你就是老天爷追着塞饭的，要么，你就调整好心态，追着老天爷要口剩饭吃吃。

像赵哲南这样的学生挺多的，心态好的，也能在圈子里混出点名堂，一辈子衣食无忧，心态不行的，呵呵——

不如早早放弃。

哦你问温乔？

我和他不太熟，他是外地人，话少，好像没什么朋友。来了几年我也只见过他四五回，带着个小孩，说是他外甥，好像是身体有什么问题，不能跟外人接触，自闭症大概。

他在学生里口碑不错，都说他有耐心，对学生好，我们搞体育的容易受伤，跟医务室打交道多，我听不少学生提过他。

要说他逼死赵哲南我是不信的，还挑拨他们父子关系？

别逗了，他们父子关系还需要别人挑拨？早就跟仇人似得了。

赵哲南那老子就是个疯狗，听说是被老婆戴了绿帽子，逮谁咬谁，就是想找个人出口气吧，扯淡呢！

3 我想活

证言只有短短两段，一个少年死去，牵扯的人竟然只有寥寥三人，除了悲愤交加的父亲和父亲矛头所指的嫌疑人，就只剩下一个给不了多少有效信息的体育教练。

言微回过神来，已经被温乔带到了一间白色的房间内。

房间空空荡荡，和之前见过的每一间都没有太大区别，最大的区别是，在墙壁屏幕旁边，多了一个金属椅子。

温乔坐上去，「咔哒」几声，椅子上弹出金属扣，扣住他的手腕和脚腕，还有两根机械臂伸出来，钳制住温乔的左右肩胛骨。

「言队长，游戏规则还和从前一样，十三次机会，你可以选择提问，或者查看证据，最后给出结论，如果你的结论是我需要对赵哲南的死亡负责，那这两根机械臂会释放出高压电流，击穿我的心脏。」

温乔依然笑得温和，言微坐在轮椅上，与他隔着不到三米的距离，听他平静地说着可怕的话。

疯子，都是疯子。

这个岛上的人，果然都是疯子。

「对了，如果言队长十分钟之内还不开始游戏，那视作放弃游戏，电椅会立刻通电。」

言微面部肌肉不受控制地抽搐了几下。

「第一个问题，我想看你的口供。」言微咬牙，死死盯着温乔开口。

和整个游戏最为息息相关的人就在这里，没有死没有疯没有失踪，但证言里却没有他，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疑点。

提示：未触发有效关键词，提问次数-1，剩余 12。

言微盯着温乔不说话。

温乔微笑：「言队长，你要明白一点，此时此刻，我不是作为案件相关人坐在你面前，而是作为赌注坐在你面前。赌注有赌注的本分，赌注是没有资格替自己辩驳的。」

「你想死？」

「不，我想活。」温乔道，「我希望言队长能够让我活下去。」

言微闭了闭眼睛。

温乔什么都没说，但其实又什么都说了。

在这个案子里，温乔不无辜。

简是在逼迫他，亲手砸烂自己作为刑警的那一面壁垒。

找到真相，温乔就会死。

但温乔此刻就在他面前，是他的复健医师，甚至勉强算得上是他的朋友，会微笑着对他说，他想活。

他想活，言微就得输。

输掉他作为刑警最后的职业壁垒。

从此，他会被视作简的同类，践踏法律，漠视生死。

这就是简一直以来的目的。

言微这一次足足沉默了十分钟，温乔放松地靠坐在电椅上，目光越过他，落在窗外，神情放松。

「第二个问题，我想看赵哲南从前的比赛成绩。」

提示：触发关键词：「比赛成绩」，提问次数-1，剩余 11。

大屏幕上一行行刷新出来，年份，赛事，成绩。

言微还没来得及细看，听见温乔笑道：「这么说，言队长是不肯放过我了。」

言微没有看他，一只手无意识地握紧了拳，瘦削的小臂上青筋鼓出。

赵哲南十七岁，几个月前被禁赛，但从前参与的赛事竟然也不少，从七岁就开始参加一些少儿项目比赛，成绩也都不错，金牌银牌拿得不少。

但十岁开始，有两年的断层期，这两年，没有参加比赛，也没有参加任何训练营，就好像放弃了一般，一直到十二岁才开始恢复训练和比赛。

随后五年，他的成绩开始飘摇不定，高的时候非常高，几乎直接超过国一线，但中间夹杂了更多低到不可思议的成绩，以及多次决赛弃权的记录。

这封成绩单足以说明，教练口中的「天赋不足」是在撒谎。

赵哲南很有天赋，即便曾经有过两年的断层，他也没有放弃过跳高这条路，但另一方面，教练说他「心理状态脆弱」却是事实。

又或者，并不是心理状态脆弱，而是那两年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了他心态发生了改变。

毕竟，十岁之前，他的成绩一直在稳步提高，从未出现过发挥失误的情况。

十二岁的时候，赵顺回国，离婚。

会是离婚对小孩子的心理状态产生了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吗？

「第三个问题，赵哲南的母亲，有相关信息和资料吗？」

提示：触发关键词：「赵哲南的母亲」，提问次数-1，剩余 10。

4 父子关系

关键词「赵哲南的母亲」关联出现的资料竟然是赵哲南的教练。

叫李言的教练依然是面无表情，眼神里是不加掩饰的嘲讽之意，听到镜头外的人提到「赵哲南的母亲」几个字，眼里却难以遏制地闪过了一丝痛苦。

「她没有出轨。」

这是李言的第一句话。

赵顺说，他察觉到妻子没有把钱花在儿子身上，所以偷偷提前回国，捉奸在床，然后才离婚。

李言的眼里流露出愤怒：「你们去问问姓赵的，问问他是怎么逼死自己的妻子的！」

「他们姓赵的父子俩没一个好东西，父子两人联手把蓉姐往死路上逼，蓉姐到死都顾及着他的面子和儿子的前途，他倒好，还有脸到处宣扬，张口闭口都是妻子出轨，花她的钱养野男人，还耽误了孩子，整个校队里都知道赵哲南有个出轨的妈！」

镜头外有人问：「你和赵哲南的妈妈是什么关系？」

李言沉默许久，才哑着嗓子开口：「朋友关系。」

视频停留在李言浓而黑的瞳孔画面上，他的眼里满溢着深沉的恨。

「李言说，赵哲南的父子关系非常恶劣，并且人尽皆知，这是为什么？」

提示：触发关键词：「父子关系」，提问次数-1，剩余 9。

这一次出现在视频中的，是赵顺。

赵顺皱着眉头：「父子关系？我们父子关系好得很！我儿子只有我，我也只有我儿子，我们父子两个相依为命，碍着别人什么事了？」

镜头外有人丢给他一叠照片。

照片即便是通过视频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是一些触目惊心的伤痕特写。

镜头外的声音是简的，语气是一贯的漫不经心里带着笑。

「既然相依为命，为什么你会经常打他？」

言微猝然回头，刚巧抓住温乔脸上没有来得及掩饰的黯然。

视频里，赵顺脸色难看：「哪个当老子的不打儿子，儿子不听话，就该打！」

「我辛辛苦苦赚钱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培养他？他凭什么不听我的话？好好训练，好好比赛就那么难？我那么多钱花在他身上，他要什么我给什么，他吃药被禁赛，说不想练了，我不打他打谁？我甚至都做好了准备卖房子让他当自费运动员了，他跟我说不练了？他有什么资格不练？」

简的声音依然平静：「唔，望子成龙，人之常情。」

他这句话说得满是讽刺意味，却在激怒赵顺的边缘转换了话题。

「那不如说说，你为什么从不在他的同学面前顾及他的颜面，把他母亲的事情说得人尽皆知？」

赵顺脖颈上青筋暴起，呼吸声一次比一次更重，好一会儿才道：「他妈妈对不起我，他花着我的钱，还惦记着他妈，我凭什么要给他这个脸面？我就是要让人知道，他没有妈，他只有我这个爸。只有我会给他钱花，只有我会养他，只有我！」

视频结束。

言微皱起了眉头。

赵哲南和赵顺的父子关系很古怪。

赵顺对赵哲南有着非同一般的控制欲，这种控制欲甚至让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破除赵哲南心中有关「母亲」的一切。

又或者说，赵顺对赵哲南的母亲，是存在着仇视心理的。

这种仇视心理甚至超过了一个普通男人对于被背叛而会产生的羞耻心和隐藏本能。

这是为什么？

5 钱

因为钱。

言微的心里几乎本能般闪过这样的回答。

赵顺的视频里，一直在强调「钱」这个字眼。

强调他辛苦出国挣钱，强调妻子没有把钱花在儿子身上，强调自己愿意为儿子花钱。

但——

仅仅只是说因为钱，又好像不够准确。

温乔却突然说了一句话：「他不是在强调钱，他是在强调他有资格为儿子花钱。」

言微猝然睁开眼。

是了。

他是在强调，只有他有资格为儿子花钱，强调他的付出，强调他的「唯一资格」。

不是守财奴对钱财的过分在意，而更像是一种偏执的证明。

「李言说，赵顺逼死了赵哲南的母亲，他是有什么证据吗？」

提示：触发关键词：「赵母之死」，提问次数-1，剩余 8。

给出的资料没有视频，只有一段声音，来自一个女人。

「李言，当你收到这盘录音带的时候，我应该已经死了，死在一个或许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不用替我难过，这是最好的解脱，是我嫁错了人，走错了路，一切都是我应得的。

我这一辈子，自以为虽然没什么本事，但也是兢兢业业、教书育人、无愧于心，但我却没有想到，最终，我会陷入这样的境地。

当初是我坚持要给小南请私教的，是我坚持要让小南走上体育这条路，也是在我的坚持下，我的丈夫才去了缅甸。

请原谅，哪怕是人之将死，我也做不到其言也善，因为事到如今，我终于认清了，说到底，我还是一个自私的人。

我在道德的谴责之中度过了痛苦的两年，也耽误了小南两年。赵顺回国，虽然于我是灭顶之灾，但同时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我在意的太多，能改变的又太少，不论赵顺犯下多大的罪孽，小南终究是无辜的，赵顺有罪，他的钱是肮脏的，但我又自私地希望，小南能够不沾染罪孽，干干净净地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李言，你是我仅有的朋友，我留给你这些话，不是希望你为我做什么，相反，我希望你什么都不要做。

就这样吧，说再多，我也无法说服自己我是无辜的，我谁也对不起，唯有一死才能解脱。

烟花真好看啊！可惜，我不喜欢它。

李言，再见。」

6 烟花的意义

赵哲南母亲的遗言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几乎通篇都在表达她的悔恨和矛盾，但至少透露了一个信息：赵顺背后一定藏着某个秘密，他的钱来路不正，以至于赵哲南母亲用上了「罪孽」这个词。

而这个秘密，哪怕是死，她也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个秘密会影响到儿子。

「烟花。」

言微忽然道。

在遗言的结尾，赵哲南的母亲突兀地提到了烟花，背景音里同时也响起了烟花爆鸣的声响。

大概是因为几十分钟之前刚刚才看过烟花，言微对这突然出现的烟花感到格外的在意。

温乔放松地笑着回应他：「烟花很好看，学校每年都会放烟花的。」

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在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一天。」

言微道：「也就是赵哲南死的那一天。」

「对。」

「不对，不是这个烟花。」言微反驳。

温乔挑眉不语，言微也没有继续说下去。

「能说说你外甥的情况吗？」言微忽然转了话头。

提示：未触发有效关键词，提问次数-1，剩余 7。

「言队长，如果你能让我活下去，那这种闲聊什么时候都可以，犯不着浪费你的提问机会。」温乔叹了口气无奈笑道，「还是说，言队长打算对我这个犯罪嫌疑人网开一面？」

「这个问题只是一个基本的情况了解，应该不算你为自己辩解，即便是犯罪嫌疑人，我想我应该也有了解其基本信息的权利。」

「是，言队长说得对。」

「我是有一个小外甥，今年 9 岁，他有自闭症，不能跟外人接触。当然，之所以跟着我，是因为他的父母都死了，他的妈妈是我的姐姐，我是我姐姐养大的，但我姐姐姐夫命不好，都死了，为了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我只好负责养大我的小外甥。」

「我的小外甥还挺可爱的，就是不能受到外界刺激，最害怕打雷闪电，一受刺激就会大喊大叫，失控狂奔，年纪虽然小，跑起来还挺快的，很难搞。如果我死了，他就会由简先生找人抚养，要是有可能的话，希望言队长有空能去看看他。毕竟，他从小就很崇拜警察叔叔。」

「你的姐姐姐夫，什么时候死的？」

提示：未触发有效关键词，提问次数-1，剩余 6。

温乔笑起来，似乎下意识想要伸手推眼镜，但随即发现手腕还被金属扣扣着，只好无奈地扬了一下头。

「看来言队长真是打定主意要放我一马了，简先生应该会很高兴。」

「没有，」言微声音冷硬，「我没有打算放你一马。你回答我的问题。」

「就是我外甥出生那年死的。」

「死因呢？」

提示：未触发有效关键词，提问次数-1，剩余 5。

「一个病死，一个生完孩子抑郁自杀，」温乔眼里似乎有水光，但他眨了眨眼，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我姐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傻了，喜欢把什么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揽到最后，扛不住了，就只好去死。」

言微抬起眼，透过薄薄的镜片，死死看进温乔的眼睛里。

「所以，你姐姐，是被赵顺害死的，对吗？」

提示：未触发有效关键词，提问次数-1，剩余 4。

温乔沉默了很久，都没有给出答案。

言微却自顾自说了下去。

「刑警负责的案子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它的破案率非常低，非常非常低，只有 5% 不到。

命案必破是很多地方刑警队的标准，还有强奸案，其实也是比较容易侦破的案子，因为绝大多数都是熟人作案。

很多刑警最怕遇到的案子，就是那破案率只有 5% 不到的案子。」

言微顿了顿：「是诈骗案。」

「诈骗案的犯案地点大多不在国内，罪犯通过电话、网络来进行诈骗，金额有大有小，少则几千，多则百万。」

「许多人没接触过这类案件，就会觉得，只是钱而已，这种案子没什么大不了的，相比起命案来说，不值一提。但只有真正办过这类案子的才知道，这些案子背后，造成了多少起家破人亡。」

「而破案率低的原因，除了在于跨境汇款的追踪难度上之外，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犯罪所在地。」

「诈骗案的犯罪所在地集中在金三角，尤其是缅甸，在那里，诈骗组织有详细的分工和严密的组织结构，最关键的是，他们的存在，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对于那些经济落后的地方来说，他们甚至是慈善家。

当地政府庇护他们，当地的百姓也保护他们，他们吸着国内普通老百姓的血，养活着当地的穷人。」

言微微靠在轮椅上，「在当地有一个传统，每诈骗满 50 万元，他们会放一个烟花。」

他看向温乔：「赵哲南的母亲所说的烟花，就是这个烟花。」

7 真相

长久的沉默之后，温乔终于开了口，嗓音微哑。

「恭喜你，言队长，你替我找到了作案动机。」温乔平静地看着他，「想来先前的确是我自作多情了，言队长信念如铁，确实是没有打算放过我。」

「言队长你说的都对，我姐姐姐夫就是无数诈骗案受害者之一。」

「只不过他们相比别人，要更倒霉一些，我姐夫在外面打工，生病了也不敢告诉我姐，我姐接到诈骗电话，对方说我姐夫赌博借了高利贷，现在被人抓了要还钱，不还钱就剁手，他们弄

到了我姐夫的身份证信息，和一些合成的照片，我姐她傻啊，就汇了款，也没多少，就二十万。」

「但这二十万是我姐夫救命的希望，我姐夫病倒被送到医院，我姐一分钱都拿不出来，筹钱筹了几个月，我姐夫没熬过去。」

「还有我小外甥，你知道吗，自闭症是天生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发病因素，就是胎儿在母体中的时候，母体长期精神抑郁。」

「命不好吧，我姐一家三口，命都不好。」

温乔笑起来的样子还是那样和煦，像温柔的儿科医生。

「我外甥崇拜警察，是因为我从小告诉他，警察是保护我们的人，但其实这话我自己都不信。」

你也说了，诈骗案破案率不到 5%，你们能保护谁啊？」

「连你们都不能替我姐姐一家做主，那我就只能自己来了，我姐当时电话录了音，是赵顺的声音，我听出了一点特殊口音，顺着口音找到了那座小城市。待了几年，我姐一家终于命好了一回，竟然真的让我遇到了。」

本来还不太能确定的，但是赵顺回国后和他老婆闹翻了，我租了他的房子，撞上过几回两人吵架，虽然语焉不详的，但我大概能拼凑出来真相，无非就是赵顺老婆是个老师，一辈子清高惯了，接受不了赵顺赚这种昧良心的钱。

而赵顺呢，他觉得自己只是骗点钱，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谋财不害命的，为了儿子赚点辛苦钱，去缅甸还是偷渡的，回来的时候差点被组织里的人抓回去，他拼死拼活，就为了弄点钱培养儿子。」

「对了，赵顺骗我姐的时候，是知道我姐有身孕的，也知道那钱是我姐夫在外打工一点点攒下来的，我姐哭着求过他，但他连一丝心软和犹豫都没有。

你说他会想不到骗走这笔钱，会给我姐带来做大的灾难吗？他想没想过我姐会死？想没想过我姐肚子里的孩子也可能会死？」

温乔认真地看着言微，眼神真挚，似乎在诚挚地发问。

「我想他是能想到的。」

「但他不在乎。」

「他就是在草菅人命而已。」

温乔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你们当警察的没有办法，那我就用事实告诉他，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包括他自己的命，也和我姐姐一家一样，都是可以被随意对待的，当他草菅人命的时候，就应该有自己和自己家人的命也可以被人草菅的觉悟。

毕竟，众生平等，言队长您说对吗？」

「我姐姐姐夫两条命，他老婆孩子也是两条命，我小外甥被毁了一辈子，我看他这辈子也差不多了，这就非常公平。」

温乔说完失控地笑起来，直笑得想要弯下腰去，却又被金属臂固定着无法动弹。

言微安静地看着他，等待他平静下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温乔咳嗽了一声，说了太多话，笑得太过撕心裂肺，他这会儿嗓子已经完全哑了，「我不是赵顺那个虚情假意的老婆，临死也不肯透露一分，生怕毁了儿子前程，可她也不想想，沾了血的钱，能培养出什么好东西来。」

「我把我知道的都说了，言队长，你可以提交你的游戏结果了，只需要说一声，说我温乔，的确需要对赵哲南的死负责，那我就会在三十秒之内被电流击穿心脏。而你言队长，你又赢了简先生一局，这是好事。」

言微突然打断他：「我还有四次提问机会，游戏还没有结束。」

8 真相之外的真相

「赵哲南为什么会服用禁药利他林？」

提示：触发关键词「利他林」，提问次数-1，剩余 3。

屏幕上直接给出了答案：

「利他林」别名「聪明药」，曾经在中学生中风靡一时，因为它有使人镇定、提高专注度的作用。

赵哲南心理状态脆弱，长期缺乏自信，经常在重大比赛时因为心态崩溃而产生重大失误，他出于信任，把这一困境告诉了校医务室的温乔医师，温乔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有学生会在重大考试前夕服用利他林，以平衡心态，提高专注力。

赵哲南信以为真，辗转找到购买渠道，却在赛中被发现血检结果异常，最终判定违规，禁赛两年。

言微摇了摇头：「我要的不是这个答案。」

他再度开口提问：「赵哲南的心理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提示：触发关键词「心理问题」，提问次数-1，剩余 2。

温乔有些迷惑地看着言微，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寻找什么答案。

赵哲南的死他心里有数的，是他故意诱导赵哲南服了禁药，机会毁掉了他成为一名运动员的全部希望，赵哲南十七岁，而一个运动员的巅峰时期，是在 18 到 20 岁，许多在体育史上留下姓名的运动员，都是在这个年纪缔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而他，把赵哲南的黄金年纪给毁掉了。

赵哲南因此抑郁，最终自杀，都在他的预想之中。

或许他曾经有过不忍，但患有自闭症的小外甥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他，姐姐一家比赵哲南更加无辜。

有些罪孽总有有人来承担，赵顺最在乎什么，他就毁掉什么。

大屏幕上这会儿却弹出了李言的视频。

李言嘴角噙着一丝冷笑：「都说了，是他自己心理脆弱，承受不了挫折，只是我没想到，他最终竟然蠢到求助药物，果然跟他那个愚蠢的父亲一样无可救药。」

「是吗？」

依然是简的声音。

言微却突然笑了起来。

「难道不是因为你一直以来都在刻意地打压他、贬低他，甚至不断地拿他的母亲来刺激他？」

李言眼神盯着镜头外的人，半晌，扯了扯嘴角，眼里却殊无笑意。

「那又如何？作为一名严格的教练，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压力教学。」

「真棒，好一个压力教学。你可比医务室的小傻瓜聪明多了。」

言微看了温乔一眼，温乔猝然握紧了拳。

「蓉姐对你很好，好到——比这世上任何人对你都好，是吧？」

李言唇角肌肉不受控制地抽搐了一下：「你想说什么？」

「同样遭受过父亲的家暴，又被邻居的温柔姐姐救赎过，同样天赋卓越，却都败在心理承受能力之下，你和赵哲南其实很像。」

「闭嘴！」李言勃然大怒。

简笑出声来。

「蓉姐死了，临死还不忘维护自己的儿子，而作为和她儿子命运雷同的你，却因此失去了生命里唯一的光，你一定嫉妒疯了对吧？」

「滚！」

李言豁然站起，一脚踢向镜头，视频戛然而止。

.

「7月25日夜晩，李言在哪里？有不在场证明吗？」

提示：触发关键词「李言的不在场证明」，提问次数-1，剩余1。

屏幕上一行血色大字：有学生曾看见李言进入过教学楼，李言并无不在场证明。

「你为什么不问我那天在哪里？」温乔茫然道。

「你在家裡，陪你的小外甥。」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说过，你的小外甥最怕雷电，一受到类似的刺激就会失控，你住的地方距离学校很近，当晚的烟花对于你的小外甥而言，和雷电没有区别，这种时候，你一定会在家里陪他。」

温乔讷讷无言，言微说的都对。

「那你为什么怀疑李言。」

言微沉吟良久，才道：「警察的直觉。」

「或许警察做不到的事情还很多，但警察能做到的事情，同样也有很多。」

言微没看他，不知道是在对自己说还是对藏在这个房间摄像头背后的人说。

温乔颓然垂下头颅，好半晌，有眼泪落在衣襟之上。

大屏幕猛然闪烁，简的华丽红丝绒面具纤毫毕现地呈现在屏幕之中。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机会，言队长不问了吗？」

「当然是要问的。」

9 言简

「我想问你，既然刻意诱导我放弃寻找真相，为什么最终又选择了温乔？」

提示：未触发有效关键词，提问次数-1，剩余 0。

简摁了一下手边的按钮，咔哒几声响，困住温乔的金属扣纷纷松开，致命的金属臂折叠收回，电椅变得和任何一张无害的椅子一样普通。

「因为.....」

简一只手撑着脸颊，「言简这个小傻子，和温乔的小外甥一样，都特别、特别地.....」

他一字一顿。

「崇拜警察。」

「比起成为另一个我，我想他可能还是更愿意见到你这个样子。」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